

櫻華館全集

檀華館文集卷六

墓志銘二

整厓路德閔生

朱魯泉墓志銘

君姓朱氏諱學泗號魯泉富平美原鎮人世以孝友稱於鄉君生而敏達讀書通曉大義過目不念偶念則凝神思之移時朗若眉列妣王孺人有廢疾展轉牀蓐多年矣君遊泮卽輟舉業取醫門諸經讀之療王孺人疾疾旋起其於榮衛藏府經絡腧穴剛辨皙矣自以爲未精也考毅齋君遊幕遠方久不歸家徒四壁食指日繁至飢粥不繼諸

第幼君氣體羸弱獨理家計積勞得痼疾忽於醫書中悟
習靜寡欲之旨加意攝衛佐以藥餌遂愈自是醫學益遂
仍不欲以醫名也復肄習舊業累試不偶乃絕意進取殫
精於醫徧搜諸家書昕夕研究深入其奧宦以張仲景傷
寒論爲宗擇諸家書之粹者其鑪而冶之其診脈洞見癥
結決人死生其論病望表測裏剖毫析叀知醫者靡不折
服其立方則損之又損潔靜而精微證之病論若不相合
飲其藥輒獲捷效數年沈痾應手而愈服葠苓不效者數
交錢市藥而愈點者竊得其方以片紙易錢恆獲善價其

爲人推重如此余主講關中移宏道當道者訪醫於余必
舉君以對每以粗衣樸服出入於達官府第中與主人抗
禮與諸醫辨論方脈侃侃而談譬若金石忘其爲貧老諸
生也或以方與病歧遲疑不果余爭之力其人曰子非醫
安知醫嗚呼余固不知醫矣竊以余之事知之坡公云作
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作畫求形似見與兒童倫余嘗持
此以爲詩爲文更以品古今人詩文信坡公之不我欺也
醫學何獨不然哉今之鈔錄成方會古不化者正所謂作
詩必此詩作畫求形似者也君之方乃作詩不必此詩作

畫不求形似者也昔扁鵲過邯鄲爲帶下醫過洛陽爲百
目痺醫入咸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彼蓋有不變者存有
不變者存而後能萬變能萬變而後能取不盡用不竭或
有問君者曰子之方究祖何書君曰某方祖傷寒論某方
祖金匱要略問者茫然質諸讀仲景書者亦茫然君之於
斯道也蓋神剛而變化之矣余嘗謂君曰子年長矣斯道
有傳人乎君曰不得其人輕傳反以滋誤不如且已君長
余十歲疆健勝余遠甚料其必享大年去年冬幼孫殤爲
哀情所感謂家人曰吾將病矣至正月果病家人請服藥

不許請延作醫不許飲啗如常神明不衰越數日而卒壽七十有一配李孺人佐君理家政事舅姑年五十餘執婦道如初謂子棻曰若輩能歡大父母卽歡吾矣貧苦吾自甘之勿恤也年六十有三先君卒子二東廩膳生早世棻邑庠生孫男一士榮東出孫女四道光二十五年某月某日合葬祖塋銘曰

病魔孰降醫門人滿膏翁雖匿君導其窾橘井泉香杏林風煖活人旣多會報豈罕左邱不作疇傳和緩

王和園墓志銘

君姓王氏諱國光字子觀號和園世居邵陽長窪邨高祖諱銘鄉飲賓曾祖諱灝候選州同祖諱有極太學生考諱宮槐字勛齋妣氏范氏侯以孫麟定貴贈各如例生子三長諱延級邑庠生次卽君季名延縉太學生勛齋公以暮年肩家政歲薦饑生計困窘逋債日益君年十九卽授徒於外脩脯不腆稱貸奉堂上索債者譁於館君婉辭謝客訓課如故且訓且讀雖夏夜聞雞輒興書聲朗朗若出金石人相語曰異哉王先生四更亦讀五更亦讀吾不知其何時眠何時起手鈔經史古文及先儒格言每出行必攜

一編倦則憩路旁披覽之督學陸文恭公奇其文以第一人入庠科歲試復冠其曹文名噪遠近勸齋公卒家人以會指繁議析箸君不能止推薄產而任積逋自是無卓錫地專取給於舌耕計二十餘年中設教於雒南於瀋化於涇陽咸陽於同州朝邑澄城長子麟定總角時卽從君學道塗旅店督課如家塾會頃亦令記古事一條除夕正旦未嘗輟業其後次子麟性三子麟炳年稍長從君學皆如之所爲制藝甚富脫彙未繕錄者數百篇有竊誦者獲雋如拾芥詩賦經指授者恆列高等如從姪進士訓廩生錫

智舒華門人生員陳文藻席待聘等數十人皆蔚然爲名下士世家巨君名爭延之研田所入視昔爲豐配楊太恭人佐以十指銳意節縮生計稍裕然數奇不利省試五薦不獲售戊子以額滿遺時麟定由乙酉科拔貢生舉順天鄉試君乃輟舉子業就校官選臨潼訓導愛驪山溫泉之勝將之任麟定以武英殿校錄議敘知河南密縣念始學從政及諸子姪輩訓課需人迺舍官就養時年四十有七至密麟定進新衣珍膳君作色曰若父母非養口體者若能作好官愛百姓吾志適矣不愈於養口體乎署中例

有月費君曰給賓幕可也吾家父子兄弟安用此爲異日
罷官後能復有月費乎命罷之山水發曲梁係五邨民舍
傾圮君謂麟定曰恤民易審戶難若假手吏胥非濫冒卽
隱漏矣汝無憚數日勞其躬自履勘命健僕驅健羸囊青
銅數百緡隨以行數日廉得其實期於空曠處按籍散錢
各腰纏肩負而去王寨係失火燬民居岳邨係雨雹殺麥
禾悉如辦曲梁水灾事中州蝗官晝夜督民捕蝗不爲灾
君曰蝻孽伏地患無已時懸重價購之其可命出示勸錢
三百居民荷畚鍤四出搜索閭里爲之一空有鄰國民以

彼處蝻子售知其詐而弗究也密故產煤諸廠頗積滯有
言於官者曰願獻八千緡請出示非殷實富戶無許開煤
廠此不禁之禁也君聞之曰嘻新煤不出舊煤日貴密人
先受累產處貴衣處益貴諸郡縣胥受累咎將誰歸命麟
定婉謝之麟定移宰內黃故事署中涼棚資民力君蹙然
曰民憚費甚於官之憚暑遽命裁革居無何僕人屋不戒
於火烈燄驟起幸前後無涼棚火不傳移時撲滅僉以爲
恤民之報辛丑河決張灣汴城不沒者數版穀騰貴銀一
兩易錢七八百大吏檄屬協濟君謂麟定曰奇災也努力

爲之勿惜勞費麟定輦糗精萬餘勛捐錢千緡君命增千
緡如數齋會垣癸卯河決中牟麟定奉檄往自買救生船
三君聞而喜曰如此用錢多多益善雖稱責吾弗恤也自
奉之約與家居同閨門內子婦業鍼翫治庖廚日以爲常
不雜用媪嫗時爲講勸善諸書如呂近溪女兒語八反歌
四五歲兒能誦之訓子姪先孝經小學及朱子家禮呂新
吾呻吟語孫夏峰孝友堂家規陳榕門四種遺規與近人
敬信錄至寶錄戒淫十則等書多加評論置案頭令常目
在之嘗謂丈夫不志在四方貪戀室家便沒用又謂從古

邦家之禍多始於婦人尤多始於有才之婦人作婦人以無才爲有德說又謂昔人云不聽婦人言不聽尙是第二義不如使之不敢言更不如使之自不言又謂凡見得父母不是者多因偏向妻子一邊要在體察己身謹於發念之始爲文千餘言其略曰心所向卽立身所在心向於父母而身立於此者孝子之行也心向於妻子而身立於此者逆子之行也立乎其間因而公斷是非者縱不爲逆終歸不孝今特創三立身說望吾世世子孫皆爲孝子又謂唐翼修云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汝曹勉之旨哉

言乎茲數則者可以教天下之人子矣凡人必能爲人子
然後能爲人父能孝其祖父然後能慈其子孫今之薄於
孝厚於慈者亦同歸於薄而已惡見其能厚哉君之高祖
嘗於荒年出粟數百石賑鄉里事載邑乘曾祖疏財好義
尹旌其門祖貸人三百金而還其券晚年出借券盈篋對
衆燔之至勛齋公家中落力不克施濟獨刻苦勵學殫精
四子書訓註數十萬言尤邃於醫輯內科總成若干卷求
醫者無弗應人謂有回生力君之兼濟道物足以承先志
矣凡勛齋公未了事尤必力成之幼從勛齋公學讀書不

事漁獵心擷其精華以省其身以教其子孫非獨教之學也且教之仕抑非獨教之仕也必先教之以立身教之以治家而於情欲燕私之地諄諄焉大爲之坊正其本清其源視韓億之詢疑獄萬石君之怒不下車尤爲深切著明世俗爲子孫計大率務封殖養驕惰卒使之多欲寡識不數傳而門戶蕭條者方之於君果孰厚孰薄哉生平戒一滿字重一勤字最講風力二字謂嗜欲斬得斷喜怒哀攝得回古人履艱危處困隄非風力不濟風力非學養不成君所謂風力者其卽莊叟所云指我勝我鮪我勝我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者乎就蓋十餘年所居屋壁上紙簽恆滿皆
日用應辦事神黜純固貫注靡遺人皆以爲壽徵竟於甲
辰五月十一日疾終內黃縣署年五十有八是年春麟定
在工次君郵書有決計歸秦語麟定戴事旋署不兩月遽
嬰大故君靈府湛然深頌靡測或者豫知其將終耶當中
牟河決時麟定襄賑務手諭云凡事當知進退彙者祥符
之後汝廉於守勇於爲名則美矣然孤立揚清在在可危
其不顛躓者幸耳大美不宜久居得意不可再往知止不
殆者君子也盍深思之麟定聞命悚然迫於大府命不獲

辭襄事總局計上元時當合龍豫郵書報君君復書云恐
仍在二三月麟定匿其書不令人見未幾隄埽蝨失乃出
示同事眾皆歎服其料事奇中類如此觀入關戚鄰返丹
旄者焚香垂涕簇擁道旁抵家安柩於堂數老嫠號咷而
至拜不能起里中破衣老翁數持時物獻靈几僉曰太翁
待我好君之撫弱恤憊其感人也深矣麟定官河南宰兩
邑四充鄉試同考官卓異升同知捐輸河工畱河南以知
府用麟性郡庠生德主關中時自密負笈來學宿疾發未
獲卒業援例授國子監典籍麟病候選訓導數年前曾以

詩相質清才也孫祖啟幼麟定出道光二十五年某月日
葬新阡銘曰

南有橋北有梓義方成政馨美公之德人所企山峩峩水
瀾瀾吉壤既卜崇墳載峙九京之下高曾考妣相見而悲
旣悲復喜曰爾壘吾菑循吾軌仁吾三族河潤九里勛吾
後昆翩翩然而起爾心殫矣爾躬瘁矣可以歸止自今以
始其式憑於此係艾爾孫子

章澹園墓志銘

君諱如蘭字襲芬號澹園江西南城人祖諱光祖號念之

廩膳生考諱元浦字恭溪生子三長如斌字應星次卽君
季如嵩字憲揆君負敏達才幼讀書不盡六經而析疑問
難不得其解不止年十九世父毅堂公宰容城召之往總
理庶務井井有條由監生就未入流分發陝西署糧道倉
大使邵陽縣典史青石關巡檢綏德州吏目平利鎮坪縣
丞道光六年回疆用兵委辦肅州車駝局事旋出口襄辦
託克遜滾運軍火前總督盧公以勞績奏十四年選鄠縣
典史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疾終鄠署君之需次陝西也
閭家遭回祿廬舍盡爲灰燼急乞假馳歸迎二親偕元配

魯孺人及兄弟眷口十餘人來秦君之以官爲家從此始
矣兩親歿祭葬如禮服闋返江西眷屬寓興安郡城值漢
水驟漲灌城城爲巨浸一家二十餘人踞屋脊上幸無恙
室中宦囊爲洪濤捲去比君自江西來惟相對歛歔而已
官鄂十餘年每夏穫巡鄉井間使拾穗者無越畔而爭鬪
之風息冬夜微服出訪徧歷四鄉而盜賊之蹤斂縣令或
佗出民有報殺傷者君先訊其情如良醫診脈洞見癥結
縣令歸無以易之自以職司囹圄不敢理牒訴偶有相爭
辯者得君一言兩造俱服如亭長論里人曲直但爲之排

難解紛未嘗自作威福故鄠人無怨之者君自念家無卓
錫秦中眷口日益歸計大難因買地於鄠葬兩親及魯孺
人將家焉屋未築而君遽卒壽六十有九昔尹齊爲淮揚
都尉務爲嚴酷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妻亾去歸葬李實爲
京兆尹後貶爲通州長史制出市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
實知之自苑西出方其怙勢自恣人人側目莫敢誰何及
一旦失勢婦人孺子皆得而甘心焉斯時也藏匿逃竄之
不暇其敢廬於斯墓於斯長子孫於斯哉君之官於鄠而
卒家於鄠也其爲官可知己性伉爽外嚴內恕人或以機

謀陷君君若爲弗知也者卒亦不墮其術謗訕之來隨起
隨滅而君未嘗置辨尤篤於友愛伯兄老健白首相依兄
子斯煜賴君教養婚嫁事亦無微不至季弟早世遺子斯
煦君命從余讀書其視兄弟之子女與己之子女一也此
可以勵澆俗矣壯年艱於子嗣三置側室晚舉二子長斯
焯繼配胡孺人出次斯煥副室楊氏出女四長適鄆人趙
一清三女末字均胡孺人出次歸余姪孫庠生峙副室蕭
出四末字楊出胞姪三斯煜斯烈斯煦道光二十七年二
月某日祔葬西韓邨祖塋之穆銘曰

江鄉之居祝融燬之秦中之積漢水水之天實災之君實培之粲粲門子式穀似之腹中之書火不得焚水不能濡其爭自儲之

劉文淵墓志銘

君諱鋒字試亭號文淵世居三原東里堡高祖諱思善苦體約蓄積粟以濟荒歉貧者不責償曾祖諱復哲祖諱恩博字民瞻世以德厚信仁爲閭里式考諱永寶號槐園授承德郎遵民瞻公教積而能散賑貸同里里無餓者值歲薦饑里多逋賦縣帖嚴且急將施糞朴矣公出千餘金盡

儻里中逋賦里中之免追呼者戶相慶也性不喜酬應讀書飲酒以自娛興之所至發爲詩歌有瓦缶嗚若干卷藏於家生丈夫子五長諱鑿次諱銳俱早世次卽君次諱鑄次諱鏞俱先君卒昔先大夫館東里與公交莫逆先文泉兄幼與君共嬉戲時余猶未生余弱冠後奉先大夫命至東里公猶健在君初入邑庠一門之內羣從翩翩八簋立陳僮僕羅列猶是全盛時氣象及余主講宏道公捐館久矣家中落君與弟姪分爨昔年門巷頓覺改觀堂有顏曰知止君出鬢髮星星幾不相識入後堂見馬孺人及副室

李氏楊氏髻鬢不飾衣裙皆布盤飧款客差供醉飽蓋君自中年以後勤儉持家尙儒素屏華縟損之又損以至於斯也然問其十年前猶賑貸鄉里曰遵吾父教也弟姪雖析箸憂患同之曰此皆吾父子孫也爲業師王先生治棺經紀葬事曰此吾父延之以訓吾者也通醫學癘疾不索謝貧者且施藥焉戚鄰子弟力不能延師者招至其家自教之或供其飲食曰此吾父所樂爲也指架上書曰此吾文手澤縹緗雖傲吾不敢散失指軒楹閒聯句曰此吾父格言吾朝夕對之不敢忘也其後圃花木成林以時灌溉

曰此吾父所植不敢不培也山池亭榭布置依然曰此吾父所營吾雖不能加不敢聽其荒廢也嗚呼君可謂善守先業矣君生長素封能深自斂抑不受變於世俗家之度支無求於人而自足蓋擢節愛養之力居多而其承先啟後惟恐失墜之心非憂深慮遠者惡足以語此哉中年連舉子女皆不育晚始生女九鳳子慶鴻今慶鴻已就傅矣天下爲祖父者無不厚於慈爲子孫者每不免薄於孝孝固薄矣所謂慈者大都姑息之愛不足以福其子孫吾未見其厚也必能爲賢子孫然後能爲賢祖父慶鴻雖失乾

蔭而嫡母在堂生母慈母俱當盛年果能讀父書循母教不以世俗之嗜好移其心一如君之所以守先業者以示爾子孫知止堂之世澤蓋未有艾也夫君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十月二十五日葬北郊新塋銘曰
隆隆者起嗟峨之址鸞鸞者迴清谷之水銘君墓者誰槐園君故人之子

雷聘侯墓志銘

君姓雷氏諱廷珍字聘侯號竹泉刑部主事鑑瑩父也始祖由太原遷蒲城以耕讀世其家曾祖諱福榮祖諱月旦

字惕齋積學好古授徒里門工書得者轉相歸摹手評唐
宋詩藏於家贈儒林郎考諱芻字凝宇授奉政大夫候選
同知祖妣各封贈如例昆弟三伯諱廷瑛仲諱廷璫俱太
學生季卽君家素貧凝宇君以廉賈富時合堂共饗者屢
世矣會指曰益恐漸染華靡議析箸聽各自節縮居無何
凝宇君卒煩言從此興矣方君之讀書家塾也記誦兼人
且善疑善悟凝宇君望之殷不令預佗事比弱冠公老不
任勞勩且家務增劇知君有撥繁才命捐書理家務且總
理肆事鍵滕局鏘悉以畀之及君卒讒人從而構之眾疑

君之有私橐也訟於縣於府於諸大吏展轉五六年諸事俱廢資用匱乏稱貸數千金且久羈會垣不得歸坐是得咯血疾一日遊茶肆中遇一人注目視君問君姓氏里居且問所事君略述被誣狀其人曰君可歸矣君怪之問其姓曰周旋別去嗣日巡撫朱公以全案檄同州守平反之訟立解君訝其太速旣而訪之則朱公幕府專理牒訴之周先生也然自是不復相見奇矣初君以訟久不解恐貽兩兄累各異爨訟息伯不善治生家貲坐耗君代償其債盤飧之奉如奉嚴親數被譴訶弗懈也仲賈於涇陽司事

者王某陰蝕其貲且累債鉅萬仲卒君赴涇訟王於官官
謂君曰若欲分潤乎君曰無潤安所分無潤且有債孰可
分吾所以來者兄一子幼穉力不能分吾故分之百官壯
其言且奇君狀貌寃遂伸攜兄子解以歸與鑑瑩同讀後
遂先後入泮當族人訟息後君子立無助薄田所入粗給
飪粥索債者踵於門生計日蹙時鑑瑩五歲其姊七歲君
顧謂繼室原太宜人曰訓女若事也兒當就傅吾不獲家
居奈何原太宜人曰辛苦不敢辭安所得脩脯乎君復貸
數百金寄戚好家爲歲歲延師費將行謂原太宜人曰以

家事累若吾不復先業不歸也乃揮淚而別賈於外不十
年復凝宇君之舊諸債盡償顧自悔蚤年輟學暇日輒手
一編不三復卽默記無遺與同邑諸名宿往還必以所學
相質更番問難上下其議論諸公以畏友目之爲鑑瑩延
師學品竝擇每自外歸下車先入塾謁師鑑瑩等文藝經
師改削評點者有所疑必請師解說之然後已鑑瑩以丁
酉科優貢生考取八旗官學教習援例就主事籤分刑部
江西司君手書訓誡有居心要虛辦事要實之語乙巳春
寄書鄒中且自作楹聯云訓子無方問心竊愧承先有

志終身勿忘款署示吾兒鑑瑩鑑瑩得書疑慮未幾聞君
病急乞假歸比抵舍君病已增劇矣病革時家人環而泣
之君吐曰死生命也哭泣何爲命鑑瑩扶至廳事中端坐
而逝年五十有七弔者千餘人僉曰善人逝矣吾將誰依
至今鄉人述及不自覺其淚之下也君自奉甚約至拯危
濟困則一揮千金嘗謂鑑瑩曰人但以積財爲福亦知其
能禍人乎善用之則爲善不善用之則惡矣戊己甲乙歲
薦饑傾囊賑鄉里戚族尤加厚焉憚獨無依者益加厚焉
每歲終里人告艱者必一一款接詢所苦徧給之仍各給

牲醴資供除夕室神之祭連夕門庭如市三鼓猶絡繹不絕十餘年來竟相沿成例云蒲俗悍西鄉尤甚少年佩刀者羣呼爲刀客率其屬橫行邨市間衆莫敢睚眦恆取人牛馬限日使贖逾限則殺而食之或鬻之遠方君與鄉人約社各舉二長統司其事一家有失三社共糾之令大戶先出貲爲糾者費失者還主人償大戶貲如數部署定賊聞而裹足故外鄉數被累君所居三社六邨獨安然無擾遇刀客熟識者輒勸之改行曰若材力過人何事不可爲乃甘蹈危險耶其人曰吾欲改行人不我信奈何君曰釋

若刀易若服吾爲若圖之其人曰諾君度其材質或使就
農或使業工賈且明告吏胥曰某改行矣後日無相詰也
自是賣刀者衆有龔渤海遺風焉不改者過君里必匿其
刀遇諸道遙望而納諸衽其爲人敬憚如此方閭居閭門
外格鬪警甚厲出視之皆不識姓名者問其故以數言剖
其曲直鬪遂解蓋邨人相爭論念非君不能決故鬪至
門前也君中年以後凡三社爭辨事皆質諸君卽婦孺諄
詬亦犇訴於君君一一評論無不折服蒲俗好訟獨三社
無訟人不登長吏之庭二十餘年邑宰聞而歎曰使四鄉

得雷君數十人吾將以蒲鞭治蒲矣卒於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元配胡太宜人繼室原太宜人郭太宜人俱先君卒副室氏田氏張子三長鑑瑩原太宜人出次鑑齡候銓縣丞田氏出次鑑涵幼張氏出女一原太宜人出孫男二來慶來繼孫女一俱幼於道光二十七年某月日葬邨西新塋原太宜人左循合葬禮也銘曰
古人有言訟則終凶君以訟始以無訟終豈惟君無訟君乃使一鄉之中如驂靳之從如斯卓行孰與比蹤我觀之古其庶幾乎漢之王彥方唐之陽亢宗

興安府知府鮑君墓志銘

君諱珊字滄碧號鐵帆世居歙之巖鎮少孤師伯兄覺生公桂星公官京師從之學入宛平庠會餼丁卯舉順天鄉試改歸原籍己巳成進士與余同榜覺生公以名翰林屢司文柄所得多名下士鑒別文藝主持風雅天下士翕然歸之如登龍門嘗謂余曰吾生平少快意事惟一第一子學蒸蒸然進吾視學中州代吾校閱其棄取均當吾意可樂也弟謂君子謂長子庚字子堅負不羈才以舉人官內閣中書罷官後主講關中書院者也君以咸安宮教習選

知陝西大荔縣大計卓薦移知渭南旋擢知乾州直隸州
延余主乾陽書院兼課三子廉庠康及覺生公少子廩時
覺生公已卒廩奉其母來乾與廉庠康及余兄子慎與長
子慎莊共筆硯者六年興舉丙子鄉試爲君分校所取士
莊亦執贄受教余與君互爲諸子師一時傳爲佳話君牧
乾善政余親見之不勝書書其大者回疆不靖徵調絡繹
將帥弁兵及軍械駝馬糧餉過境者日夜不絕自軍興迄
凱旋逾三載佗郡縣不勝擾累君悉心籌畫務爲民節費
而過者帖然有一人以供億不豐怒形辭色君正容折之

其人慚阻轉謝過而去乾屬之永壽縣地瘠車少大府檄
乾出車赴永壽之監軍鎮備用計往返百里君鐙下自屬
橐中大府反復辨論其略云爲永壽省者無幾乾之費五
倍有奇數月中費將逾萬無益於彼而大有損於此官不
敢爲也大府聽其言遂止乾舊有差局多浮費君頻加節
縮歲省三千緡著爲例乾民至今賴之興安大水郡城爲
墟郡屬八廳縣同日被淹山瘠民貧流離滿目大府以南
山輿區素易騷動爰擢君爲興安守時余養病山陬不果
從君抵任致書於余凡所設施仿古荒政之遺而變通之

尤以輯睦文武爲急務郡爲南山巨鎮駐重兵以總兵統
之君與總兵祝公交最契凡事和衷共議弁不袒兵吏不
袒民各持其平兵民如一切撫流亡禁侵掠弭盜賊咸
資其力民以是安堵三務成功秋稼熟矣大水又至至是
不可收拾乃親詣會垣籲大府發帑數萬金粟數萬石平
糶兼設粥張皇補苴勸大戶各賑其鄉鄰不足者捐廉助
之十五閱月稟牘文移皆手自屬稟委曲周詳積累盈篋
是年鬢鬚頓白一病不起年五十有六君之宰大荔也每
決獄恆至夜分荔之民與色目人雜處有鬻輒鬪千百成

羣君必親往止之至輒解散或未至而散歷十年保全甚
衆有賀家窪民詭爲道士遊山西施藥取貲或以叛逆告
山西巡撫據以奏命陝撫查辦檄某君推鞠某意在
邀功將興大獄欲盡縛其邨之人衆大駭君廉知其冤請
某君搜之無所得某君怒轉以盛氣加於君君不爲動事
遂解僅薄懲一人餘無所擾衆釀金爲君建生祠君力止
之比移渭南每生辰諸耆民不遠百里攜羊酒躋堂稱祝
門下士自大荔渭南來者嘗言之君未嘗爲余言也渭南
尤稱繁劇君莅任二載無廢弛亦無更張但輕徭平徵使

民不知擾近觀新修渭南志稱君勤政愛民慈祥坦易蓋探諸輿論云地方官例以土物饋僚長如乾之麩渭南之桃杏大荔之沙苑蒺藜大尾羊各以時進獻且有徵求者君力爲杜絕有問及者則曰非地方所產吾實不知人知其爲權辭也卒亦無如之何大府某公以君不附己嘗藉端譙讓聲色俱厲同坐者目君使謝過君端坐不動微哂而已某公恚甚將以事劾君陰遣一人訪君過失久之無所得某公以佗事去官君餽饘獨厚明年某公有急需致書秦中僚友爲釀八千金無應者君獨寄千五百金嘗謂

余曰吾可以情動不可以威脅脅吾以威一錢不敢奉也
其性情如此至於戚族故舊凡求助者無不助或不待求
而厚助之公事之不便於民者每自出己貲以紓民力計
宦秦二十餘年所履皆豐壤入不敵出負債逾萬余贈詩
云愛君別有高人處不把黃金作宦囊豈知君之所以高
乃其所以自苦與配李恭人懷甯候選巡檢敬之君女于
歸時君以諸生館通州恭人苦十指非夜分不敢就寢每
食必先食僮媪而後食不恆飽以豆渣代君通籍歷官劇
郡邑內政恭人理之其勤儉如在都時君從兄友文君老

而病同居京寓會必索甘旨恭人於貧窶中必勉力應之友文君弟然乙君從宦遊無所歸留之寓中養其生葬其柩撫唐呂兩甥如子數十年不衰母家伯叔兄弟雖不時探問但資助令歸不使居官廨訓子女極嚴女三俱令勤女紅兼習烹飪自朝至旰無少暇余內子怪之恭人曰宦家女嬌養慣異日率爲夫家累今吾所以苦之者正爲吾女計長久也聞者無不歎服遇門下士飲之會之伙助而獎掖之且波及其子若弟吾家興莊尤過蒙鍾愛君卒歸櫬無力僑寓青門恐廩等讀書分心米鹽瑣屑仍躬自

料理自幼至老無一日不在勤勞中卒以是致疾年六十
有九廉庠康皆恭人出勤志服知爭自樹立余選刻其文
數十篇不踰而悉藝林傳誦稱爲三鮑廉僅以 國史館
騰錄議敘選兩浙雙穗場大使庠康同舉己亥順天鄉試
而屢躋禮闈困窘日甚廩及子堅子勛亦先後登賢書今
仍然寒素也自海疆捐輸例開凡以官富者出貲官其子
孫或官其弟姪印纍纍綬若若自一官挹而注之由是富
者益富官之得也愈不難君世有隱德曾祖諱善基祖諱
嘉命俱以諸生終本生祖諱倚雲新安名宿也著有壽藤

齋詩文集學者稱爲薇省先生以優貢生終至覺生公及君以進士起家公官至少司空中道而躓躓而復起未復舊階而卒君治行卓然亦未竟所施而卒兄弟服官中外其處脂不潤也同其誼篤師友甄拔單寒也同諸子之懷才而不遇時也亦復同其會報於詩書也薄矣豈廉吏真不可爲與抑造物者之心老其才而後用與不然或如匹羊得牛尾於此而亨於彼事未可知願廉兄弟叔姪各堅其操益修其文行爲其可知者於已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吾知二老人在天之靈必不以清白吏自悔其生前也爲

人子者慎行其身貽父母令名足矣佗何知焉君卒於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恭人卒於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今將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休甯之硃塘先塋銘曰

韞而佩依然負而戴其生也勤其後必大首邱聿歸山環水帶神之憑之否傾而泰

梁太恭人墓志銘

太恭人梁玉堂封君元配太學生雲中賈君女五歲失怙繼母性嚴峻太恭人六七歲卽能望色承志言動無所忤

十九歸封君時家道中落翁熙庵君多病齒盡脫臨會輒歎太恭人入廚下殫精竭慮餅鑪飯甑務極輒美翁意慊每飯非太恭人手作弗會也繼姑韓太恭人長太恭人五歲年相埒嚴慈兩難動輒齟齬久且惡之太恭人奉事惟謹數年韓太恭人邁時疫家人恐其薰染莫敢近太恭人日夜扶持不離左右親爲櫛髮澡身病稍蘇執太恭人手泣曰吾今者始知汝爲吾婦矣由是慈愛日益逾於尋常熙庵君卒韓太恭人年未四十姑婦相依爲命恆同寢處共被而談值韓太恭人居母家數日卽坐臥不安遣車迎

歸韓太恭人寡言笑時或有憂容慍色太恭人勸以大義
喻以人情俟色霽然後止封君仲弟印文出嗣堂叔鬯分
矣仍居一宅中娶趙氏太恭人與處親如姊妹趙病篤太
恭人拮据從事親爲治衣衾及卒遺子四成僅周歲仲欲
遠出苦爲累將委諸鄉人之無子者太恭人泣曰吾不忍
吾家子爲佗人子也且恐佗人不能子吾子反虐吾子也
抱之來撫養如己子稍長命與次子渤同就外傅衣食悉
與渤同嬉戲時偶有爭諍必痛責渤且教之曰爾有母四
成無母奈何其相陵也越十歲仲旋里始攜以歸然每飯

必招之來四成亦依依於側不忍舍也季印武賈於蜀續娶化氏生子甫數月季復之蜀太恭人恐化之不諳育子也代撫之不離懷抱其母除哺乳外雖招之弗去教瀚渤等慈而嚴瀚九歲讀書外家恆數月不歸心念之而口弗言也每歸省母家瀚戀母分心讀書多錯落太恭人聞之自是遂不多往師甚嚴書稍生輒施夏楚臀肉青紫不敢令母知一日偶見之大怒曰汝若勤讀何至若此乎復以杖擊之韓太恭人怨其忍太恭人曰師笞之吾撫之是教之背師也尙安望讀書耶比瀚官京師迎太恭人入都戚

鄰送之者曰姥一生辛苦今日後喫著不盡矣比至都悒鬱不樂居一年卽歸潮不敢畱抵家拜韓太恭人姑婦相抱哭蓋離家後念姑性少和泰恐諸婦莫喻其意貽堂上憂必躬自奉養而心始安也自是居家以終不復議就養事家人亦無敢勸者持家尙樸素衣布食粗而施舍不倦鄉黨戚族貧乏者助以薪米無以助則解身上衣與之潮居京歲寄衣裘數襲今檢無一存詢之皆被人借去付質庫中亦不知爲誰何矣或有咎之者則曰人求吾吾弗應恆負疚於心數日弗能釋以是告貸者踵於門篋笥爲之

一空每出大門及四時令節反無衣可著終弗悔也往歲關中大饑瀚自京寄金爲甘旨費太恭人與季謀曰肉食者入吾腹中不過一飽今欲以此金易穀救閭里之無倉者可乎季曰善得穀數十石一邨得小補焉有遠方少年子爲繼母所逐踵門請爲傭太恭人見之詫曰若非爲人傭者少年不能隱泣以告太恭人亦泣且曰若勢不得歸但年穉恐不任飄泊暫畱於家善養之屬家人代覓生計俾自食其力其父聞之遠來叩謝而去封君善醫在日嘗製藥濟人太恭人執杵臼手爲調和至夜分乃寢樓上佛龕

晨夕瞻禮然不持素不誦經曰佛在吾心心頭有佛足矣
瀚隨賽大司農閱兵兩江途中得太恭人手書曰汝在外
宜清白自守儻有不謹卽非吾家子孫也其識大體如此
婦人煦煦之仁惡足以稱之哉體本健中年爲家計所窘
兼以瀚渤等讀書百計圖度夜恆失眠老益羸弱時患痰
喘丁未冬痰喘復發日益沈痼家人環侍獨執韓太恭人
手泣曰婦不孝不能終養矣願姑福壽百年爲兒孫蔭庇
家之福也言訖釋手而逝終於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
九日壽六十有八子二長瀚甲午舉人丙申進士翰林院

庶吉士改兵部主事 軍機章京今升車駕司郎中次渤

廩生出嗣堂叔印玉女一孫四積樗積梗積檀瀚出積枿

渤出孫女六道光某年月日葬於霸東新阡銘曰

幼爲繼母女長爲繼姑婦女箴旣嫻事姑如母問漿議酒

菹芹醢韭習苦者心豈惟茶口忱迫於先笑言於後維婦

與姑如左右手經畚有秋天其牖之 紫誥聯駢

皇其厚之豐壤旣卜霸水其右之懿則弗湮貞珉其壽之

趙崧原墓志銘

趙生炳堃號崧原先世朝邑人明洪武六年始祖某君遷

渭南之孝義鎮高祖諱廷桂

敕旌孝子崇祀孝弟祠

事載邑乘孝行傳曾祖諱世俊字偉公本生曾祖諱世傑
字君萬附貢生偉公君之胞兄祖諱維一字允中恩貢生
本生祖諱風漣字宜泉邑庠生允中君之胞弟樂善好施
敦睦族婣事載邑乘義行傳父名嶽夢字曉峰邑庠生議
敘同知 封奉政大夫母氏潘氏劉生母氏張各

封贈宜人崧原生而穎異長而好學弱冠補邑庠尋以優
等會餼甲午春始從余受學爲文有內心不染邨塾氣余
規之以理法廣之以聲貌不數月外腴內充彬彬乎質有

其文然止殫精時藝未暇肄辭章也是年舉於鄉屢試禮
闈不售居京師與余門下士能文者友與四方賢士大夫
遊始從事博覽兼習辭章每購得一書必潛心披讀不終
卷不止所作帖體詩出入風雅斐美可觀楷法亦精熟乙
巳捷南宮 殿試 朝考名皆前列余方以館選望之乃
先時援海疆例補內閣中書舍人既成進士遂以中書引
見奉 旨以主事用是年冬補禮部儀制司主事
未得與清華之選惜矣然其年力富彊警華藉甚以常資
計之十年閒當致身通顯忽聞劉太宜人卒於里第急馳

歸未終喪，遭疾病，遂不起。嗚呼！惜哉！生賦性和平，溫厚事父母及叔父叔母，撫兩弟兩姪，皆歡之。與人接，無疾言遽色，不爭論是非曲直，而神剛洞澈，望表測裏，物莫能欺。家之肆事，多在蜀司事者二千餘人，歲有會，月有要，封君總理之。及生自都歸，封君近八旬，將授以家務，而懼其弗諳也，使之蜀徧歷諸肆事，察虛實，審賢否，張弛之進退之。越半年，部罟井井歸，以白封君。封君喜子之克家，而能代己也。將命之兼理家務，而生竟溘逝矣。夫天之生賢才也，恆有所靳而不悉，子嗜學者，必疏於治生，力能撥繁者，或忽

於內行崧原殆兼之矣以此持家何事不理以此服官何政不修既篤生之復中道天之使不得一展其用造物者之心吾惡從而問之哉崧原之學行得諸朋友切劘者居多而受累於朋友者亦不少檉華館諸同學其貽累尤甚當在京時官京師者謁選者授外吏而不能之任者試京兆試禮闈而留京不歸者有缺乏商諸崧原假賈人金與之其人率寒賤過時力不能償每負約且有歿於官者責逋者不責諸其人之家而責諸崧原崧原輒代償之其輕財重義類如此此亦足以光邑乘矣卒於道光戊申十一

月十三日年三十有九元配氏劉繼配氏原副室氏辭俱
無子以胞弟權中子爲之後封君命也道光二十九年二
月二十日葬邨北新塋銘曰

孝義之里孝義之門詒謀者祖繩武者孫世澤孔延人文
蔚起薇省宵辭木天晨企 帝曰欽哉典朕三禮報會
詩書榮開旌榮所可悲者天道冥冥胡昌其身而奪之齡
庭誥垂訓邑乘傳馨清風永扇有如此銘

寶慶府知府惠君墓志銘

爲部郎與爲郡守異乎曰異不異者惟刑部而已矣究律

例定爰書察奸慝安善良刑部之職也郡守統司一郡事雖錯出要以折獄爲急務凡獄自流徙以上皆總匯於刑部其所見所聞視郡守尤廣官刑部而稱厥職者異日之良二千石儲才於此矣余昔官戶部所交友西曹爲多各以時覘其所爲聆其言論有由監司而入爲刑部郎者吾鄉得一人焉曰長安葉君由刑部郎而出爲郡守者吾鄉得七人焉其最相知者則蒲城惠君君諱體廉字介夫世居蒲城璋寶邨考勉齋君

贈中憲大夫以孝行旌表

祀忠孝祠妣田太恭人以賢孝旌表祀節孝祠君早失怙

特輟學理家務既壯援例捐郎中簽分刑部雲南司殫精
部務虛衷講求部尚書派爲副主橐尋改爲正主橐補江
西司郎中矢勤矢慎敬共朝夕每與人議公事井井乎有
條理也及出守寶慶余引疾歸矣然聞其察獄以情寬猛
相濟甫下車廉知新化縣監生曾文英生員蔣作新等十
餘人與刑房吏辜敬立表裏爲奸顛倒詞訟邵陽縣役石
紳等屢因案索詐鄭煥采彭超私拷良民誣以竊盜武岡
州役蕭魁新甯縣役李照銀匠陳人準驕夫劉四巴士棍
李通十等四十餘人把持公事魚肉鄉民皆一一擒治之

輿論稱快汰府役及屬縣役千餘名曰官多一役民多一害此輩粗給奔走足矣何用多爲武岡有潘監生者習教傳徙程姓爲之羽翼君得其姓名總簿自往按簿捕之獲潘剛德等十五人匪徒斂迹捕治營兵彭得縣役顏超等十餘人而販洋煙之風息禁民間病者延道士禳解死者聚繙徙作佛事郡俗爲之一變新邵武甯四州縣有沿河私設卡阻行旅而索其贖者飭屬密捕獲舉人毛蔚武舉劉岳及生監書吏士棍擬軍流徙杖者百餘人歷三年秋收薄歉復有沿河設卡及設卡近城處者飭屬徧捕之而

自捕劉旣鮮等三十餘人盡毀其卡行旅乃安歲省民間
過卡錢十萬有奇新甯城步二縣距府遠且阻應試者苦
之君白於撫軍及提學請府院連試省一往返皆許之新
化民黎榮袞殺祖母圖賴縣不究君研究得實置之法武
岡民鍾應爲鍾十六前牧於阻米糾搶案內照凶惡棍徒
例量減擬徒府勘時供辭忽異提諸犯隔別訊之知其冤
立予解釋新甯民鄧新羔蔣起奉經署縣何丞照強盜入
室搜贓例擬斬決戴式英等五人照強盜在外把風例擬
發遣府勘時皆極口呼冤乃集諸犯督署縣朱丞反復推

鞫知其冤以次改擬邵陽民夏倡仁強姦幼女未成縣以杖枷結案君訪知之飭縣依律改擬城步民蕭正上家耕牛被竊挾嫌誣監生蕭志新糾眾搶劫縣不察其實志新以責革死其子升朝控於府提審時眾供如繪正上照誣告例反坐君之平反疑獄略無瞻徇類如此余聞而躍然曰此真刑部郎之所爲也君之在刑部也有展轉三鬻之婦例應離異者君曰一婦事三夫已甚矣又從而益之乎白諸部尚書請給其後夫尚書曰此真準情酌理之論也遂如君議嘗識一劫案環跪者多憤賊而事主不能指實

且不獲其贓窮詰數日無所得君商諸同事從尚書罪疑
惟輕之義照積獮例擬軍正陽門外天橋之北有挾轡放
火尙未延燒者御史上其事以
天壇重地請從重
治罪
命下刑部君曰失火處距
天壇尙遠如
御史言此人無生路矣刑官執法而已不當委曲遷就乃
照尋常放火尙未延燒例擬罪有誣告鬪殺人者指揮驗
傷以報審數日無供窮詰告者語言支離君細檢屍格曰
傷可疑非自驗不可果因病跌傷而斃告者反坐此四事
余皆親見之以所見證所聞知君之優爲之矣君之初至

長沙也有以君入貲爲郎不諳吏治讒之於撫軍者時值
江華逆匪之亂留君於長沙派司軍需總局又派司衡州
後路糧臺君任事兩月餘辦理妥協事平得優敘抵任數
月科道以匪徒搶劫之案奏

命訥制軍於查閱營伍

時至郡查察君迎於祁陽途次具陳顛末制軍屢頷之以
辦理尙無錯誤奏至是諸大吏皆刮目相待君亦振刷精
神慨然以察吏安民爲己任在郡四年途歌邑誦輿論翕
然忽有新甯獠生藍正樽聚眾滋事君遂以失察去官去
之日扶老攜幼走送者絡繹不絕有婦人號哭極痛君注

目視之不識也問之曰吾無德於汝涕將何從婦人吸噀
嗚咽良久語不能出諸喉問其同行者亦不知爲誰何也
嗚呼君之實心實政其入人也深矣旣歸訪故人魏蔗門
於高陵蔗門蒲名宿也時司諭高陵遂與君偕至宏道歡
飲竟日而去家有一畝園在邨外日夜課子其中往來者
惟蔗翁一人足不入公門非親故弔唁不入城優遊於林
下者十餘年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年六十有
五元配屈氏繼配劉氏戈氏查氏皆先君卒子官治屈恭
人出早世官箴廩膳生官方業儒俱戈恭人出今合葬四

恭人瑩銘曰

寶慶之山峒猗雜處土生其閒不文而武君之典郡適丁其時清風兩袖翛然而歸一畝之園是曰獨樂隨月披吟對花命酌遺愛在民陰德貽昆佳城永託宰樹千春

張觀堂墓志銘

君姓張氏諱連瑞字觀堂號輯庵先世居三原之西鑑邨高祖諱經世始遷居縣治之鹽店巷曾祖諱希聖祖諱謙父諱口號益亭娶武太孺人生丈夫子三長諱連璧字蒼玉次諱連璋皆早世君其季也生而岐嶷性警敏讀書善

悟益亭君以遠到期之君卒太孺人主內政外事則委之君猶不忍輟學太孺人卒內外事交集於君乃絕意進取哀毀中部署家事井井乎有條理也事寡嫂如母事諸父諸兄恂謹無閒言雖分門別戶而勤懇備至邑人士嘖嘖稱之尤長於撥繁凡戚族疑難事皆決於君凡邑中有公事邑侯必先咨於君前尹翟君繕治城巡撫楊公創修灞橋君首先捐貲爲一邑倡海疆不靖大吏檄屬邑勸捐西安守李君曰三原大邑也然不得張某恐不能踴躍大吏從其言不數日勸捐事歲君之義聲遠聞非一日矣幼師

李莘夫先生先生老而家居君歲奉脩脯尊禮不衰耀州
王仲誥者爲君司肆事歿家有重慈幼孫君歲助二十金
爲養今十九年矣其重慈猶健在孫亦入肆有張姓者入
肆未久而歿家有老母少婦幾斷炊矣或勸婦佗適婦不
肯君聞而義之使謂之曰若能不嫁吾爲若養姑乃歲給
三十金垂二十年姑歿仍歲給十五金爲婦飭粥資婦守
志至今例得請旌矣丙午臘月二十七日表兄樊君卒夜
半訃音至君悲號未已忽有男婦六七十人譁於門剝啄
聲甚急家人不敢啟門君出延之入至庭問其故則同坊

居人以連歲凶荒飢餓不能忍相糾結而來也正哢語聞
附近鹽店巷之箔巷火光上騰烈焰逼人眾驚顧失措君
使能事者一人攜貲往助箔巷人救火徐責六七人曰
白晝胡不能來而必乘夜半乎且婦人不夜行今無故入
人家門尤不成事體眾默然君乃言曰吾今日見周邑侯
賑務已議定矣歲杪不能舉行須新正乃可今青黃不接
吾當助同坊錢戶五百暫給目前可乎眾悅遂散去俄頃
箔巷火息蓋所使救火者以重價買水水一擔價十倍於
常於是人爭取水荷擔者雲集不移時撲滅也君處事卓

有定識雖倉猝時其區畫周至動合機宜類如此余依狀
爲志至此監院王景沂廣文至取稟觀之曰美矣未備也
余示以狀景沂曰狀不足以盡覲堂也覲堂之待人也周
其用心也熱爲人謀事恆權其終身不但爲目前計卽以
吾一家論吾昔與覲堂同學親愛如兄弟吾弱齡入泮嫡
母生母俱在堂家貧無以爲養將棄學就賈益亭君止之
歲助三十金俾專心嚮學覲堂踵而行之吾不敏不克副
所望負愧以至於今歲壬寅捐輸例開覲堂總司其事勸
捐者撥銀若干於吾名下議敘得訓導其家塾延名宿爲

師使吾子松齡伴其子澂潛讀匪獨歛食之且教誨之矣
洎澂潛入泮又使吾伴澂潛肄業宏道書院匪獨伴澂潛
兼以調劑我也吾拙於治生食餽後授徒里門用恆不足
覲堂入二百金於某肆俾余歲取息以濟日用歲薦饑穀
價騰貴不得已盡用其母覲堂之將卒也召松齡於榻前
曰若父母老矣曩二百金盡矣今再入二百爲若父母養
老資松齡泣而受之吾一家受賜至今猶未已也雖然吾
知之吾能言之其不能言者誤文者惡乎知之哉覲堂歸
自楚於河南道中間有無依婦人扈於路者訪之知爲三

原人助資斧使歸陰遣老僕隨其後密爲防護婦人不知也。比至家亦不知資助者卽君也。里居不遠酬報無門君亦未嘗爲人言。雖問之不告。嘗赴友人家喜歸風雪中。有凍蹲路隅者審視之。故人子也。解所衣裘衣之。探囊中金與之。俾自營生產。而其人竟不識君。君亦不告以姓字。終未爲造門之謝。至今澂兄弟猶不知爲誰何也。余聞而躍然曰：美矣！勿復言矣。余爲之寫真。僅得其似。得子言頗上。添三毫矣。夫施惠而望報者無券之債也。爲善而好名者猶羨魚而結網也。通國皆知之善不必果善。家人不知之。

善乃眞所謂善也家人不知天則知之天之報施恆出人
意外者職此之由君陰行其善不望報不好名受者不及
知卽親密如澂兄弟亦莫之知也正惟不知君之貽後人
也愈不少矣澂兄弟其勉之哉君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六
月初八日年四十有七元配常安人繼配雒安人子澂潛
俱庠生澂同胞伯敬堂君孫集慶幼道光三十年九月十
八日葬南郊新阡銘曰

升君之堂周敦商彝入君之齋卷軸連椽遊君之園碧樹
交枝朱華冒池覩君之貌愉愉怡怡聆君之言屢矩重規

窺君之心纖微畢照如明鏡之不疲嘗拯溺療飢濟困扶危憐老惜羸薰其德而人不知聞君之歿衢路興悲天胡不延君之齡以竟君之施銘君之墓吾何敢私吾蓋合衆人之口以爲君之碑

先慈趙太恭人墓志銘

太恭人棄萱踰年將葬朝與德謀爲納幽之文朝窗就衰德宿疾未痊不獲奔走遠方勾鉅公手筆懼吾母慈範久而溼沒其何以警我後人不得已援古人自名之義朝爲志德製銘令輿莊一書丹一篆蓋各和淚濡墨目抒哀思

工拙不敢計也太恭人氏趙興平人外祖仁庵君尹揭陽
生太恭人於官署解組歸爲太恭人相攸無取豪門貴族
惟慎選吉士久之弗得見先大夫文藝卽訂婚姻時先大
夫已由選貢登賢書而家固業農內外服樸素倉粗糲終
歲勤動不少休太恭人驟歸田舍井臼箕帚炊爨煩擱諸
事晨夕況瘁未嘗告勞且是時伯叔六人娣婦五人上有
白髮下羅羣從地狹人夥室少空虛太恭人周旋其間無
閒言無忤色先大父性好潔飲食起居落落寡合太恭人
先意承志晨餐夕膳奉槃燂湯罔有不調得堂上歡心先

大夫司鐸成縣朝邑擢宰橐城攝贊皇新樂良鄉訟庭餘暇輒坐衙齋理塵牘置家事不問悉以委太恭人闔以內經理裕如猶時與僕婢偕操作橐俗上元日縣署洞開縱民婦出入得抵後堂絡繹數萬人見紡車織機或詫曰夫人亦業此耶太恭人笑曰我家猶而家也不業此將奚業衆歎服歸里後務睦戚族雖疏必聯雖遠不棄而於老者貧者病者孤寡不能自存者尤必加之以溫卹接之以謙沖有求輒應值匱乏則授之衣物俾赴質庫家人或曰質不反矣太恭人曰吾亦知其不反也不十年而簪珥羅綺

之屬盡終不悔太恭人之歸也年十七朝生母郝太恭人
遺朝及一姊兩妹朝七歲姊年與母埒兩妹皆甫離襁抱
姊嬰痼疾展轉牀蓐間太恭人扶持調護經年不倦敦育
兩妹由髫齡至婚嫁恩勤不可殫述朝娶郝氏年甫十五
孱弱無所能太恭人鞠之如女誨之如兒自織紉組紃以
及腥臊糲蕘酒漿菹醢悉令學之越數年學物成始克服
勤太恭人不以服勤有人而稍自卽安也與子婦均勞勤
四方客來每目爲妯娒久之乃知爲婦姑太恭人生幼妹
觀姑長朝子慎興三歲同時痘且危觀姑垂死置不顧曰

夜守輿所曰女子不足惜無使吾孫男有失調攝輿得無
恙後二十年舉於鄉兒女成行今有鬚矣猶撫之如孩提
時五妹先四叔父女也德及六妹俱太恭人出叔父卒無
嗣遺二女長適郭氏中道歿次卽五妹適杜氏家清貧至
飢粥不繼加意周卹歷二十年不怠召甥林來舍讀爲林
妹擇匹偶治匱具今結褵矣六妹適楊氏家素封子女各
二妹明敏而孝太恭人深愛憐之戊子八月歿歿三月而
太恭人病革屬纊之辰呼朝等受遺屬特諄諄以五妹爲
託無一語及六妹子女德自束髮就傅太恭人以嚴濟慈

服會居遊不令自便壹志嚮學得有成立然德雖早撥科
第而數奇不偶仕宦迺適甫廂館職旋改郎曹以先大夫
老乞假歸養未一年而先大夫見背服闋俱職入直樞
垣迎養太恭人於京邸薄宦蕭條居大不易左支右絀時
累慈懷曾不得養尊處優以娛晚景德旋患目疾久不愈
引疾歸越六七年疾漸減而太恭人以遲暮之年憂患相
仍事繁會少一病不起嗚呼痛哉太恭人之病生於憂勞
憂勞百端子疾爲甚匪獨憂子疾也諸孫有疾朝等曾不
介意而吾母憂之孫之子有疾孫等曾不介意吾母又憂

之朝等不能顯親怡親反重貽親憂使吾母終身受兒孫
之累曾無一日食兒孫之報也不孝之罪尙可追哉太恭
人生於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道光八年十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二子朝附貢生以弟德官 封

中憲大夫德嘉慶己巳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主事
軍機章京授中憲大夫孫慎與嘉慶丙子舉人環縣訓導
慎莊廩生慎臯慎達幼曾孫巍恒峙卜於道光十年十月
二十日葬殿紫頭新阡午山子向銘曰

坤爲吝嗇嗇及繁蘋達哉吾母肅然慈仁春暉所被靡物

不欣母好布施兒終窶貧既貧且病何以娛親農買洗腆
克慰晨昏生兒作宦不如齊民噬魴者獺反哺者烏今我
何人禽鳥不如生不得力貽吾母戚母今棄養安用祿秩
東流有波南山有石吾生有涯飲恨何極載植松柏載剪
荆榛瀧岡孰表望我後人

室人王恭人墓志銘

道光十三年三月三日室人王恭人卒明年將葬長男愼
莊請銘其壙時余有痼疾久不瘳勾文者咸弗應疏慵自
廢數年矣恭人歸余三十有一載奉兩親謹祭葬和築里

敦族嫻撫兒孫約僕媪量度支健不足而靜有餘其用心
縝密堪補余之疏略古稱內助或庶幾焉今墓田旣營楸
柏成列靈輻晨舉夢臺夜扃深藏九幽永隔終古余雖病
且羸奚忍自憚勞瘁使納幽之文因茲而缺爰力疾而爲
之銘銘曰

有門匪松有棺匪槨霜飆雪氛送君荒野追念平生悲哉
逝者昔從燕趙出贅延陵丈人峰下仰望峻嶒錫館方入
文壇遽登一試再試如別淄澠鍊賦未終催詩又至時君
在旁念我勞勩挑鐙燄高磨墨馨細有女同車言歸梓里

雙親在堂顧而色喜諸父諸兄小姑伯姊撝順其閒動依
於禮惟我邱嫂實稱健婦馨饍潔饍問漿議酒織紵必良
煩捫無垢君媿未能步趨其後自茲以往會促離長我遊
鬢序君守閨房壁蟀秋晚窗蟾夜涼酒戒楊璞學勸樂羊
十載京華雞鳴戒旦中祕讀書直廬染翰來日大難珠炊
桂爨我勞未遑賴君襄贊俯瞳以思屈指而算位置必妥
蓋藏必嚴或局於笥或緘於函書籤藥裏斷紙殘縑凡余
所需應手而拈不假搜索如囊斯探拂茵方坐拭簞方臥
帷敝無塵衣敝無浣性潔自佳君無乃過曾未白頭遽歌

楚些吾母有言婦如處子吾兄有言閨中女士吾復何言
嗷嗷而已憫君太勤悼君先死重幽塵掩虛幌風來有賦
傷往無俸營齋何以報君瓊瑰盈懷青石一片黃土一杯

兄文泉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朝姓路氏字文泉幼從先大夫讀書於池陽彊記
過人凡所讀至老猶能背誦入庠後應鄉試及京兆試屢
薦不售遂無意科名而時勛德以學德肄業關中書院凡
四載又兩試禮闈兄必與之偕五鼓登車霜嚴帶斷北風
甚勁吹面如割兄令德垂簾坐車內而自坐於簾外曰我

不慣鬱悶性嗜蟹與德對食輒盡四五觔每拆一蟹先以
筐授德曰蟹之美在雙螯八跪筐中但多黃膏非我所欲
德信之俄而小病數日有餉團臍者兄獨食之則盡剔筐
中物而以其餘畀僮僕乃知兄非不嗜黃膏也讓弟也德
由翰林改官戶部資用耗乏兄貸親友金攜以入都將歸
語德夫婦曰弟簿書餘暇當肆力於經史日用事悉以委
弟婦有不繼吾當籌之無以俗務嬰弟心後德患目眚乞
假歸以童子溺洗目有效兄造鉛盃二置德處先持一盃
出呼里中羣兒令之溺濁者傾之承其清者捧以歸又以

一盃往更番出入歷年餘不倦德幼會嫂乳比授室嫂年猶倍於德德奉之如母一日偶不檢忤嫂嫂正容相責兄忽自外入曰弟性伉爽卽有過亦出無心吾猶寬之若婦人安得爾爾嫂變瞋爲笑轉向德謝過兄意乃解母氏趙太恭人兄之繼母也性嚴肅兄奉事惟謹鬚鬢旣白猶蒙瞋訶兄含笑受之未嘗有忤色性好動會量兼人而不擇美惡道南有空宅里中諸子弟讀書其中會盛暑會肉不盡置盆盎中至次日晡時色臭變矣將棄之兄見而詫曰奈何暴殄天物呼箸至一啖而盡見者皆掩鼻而兄意殊

甘美一夕解衣登榻將睡矣覺飢甚索食不得有牛馘及
餅冷啖之放箸就枕鼾聲大作德竊慮之及明日晨起呼
飯飲啖如常少未學詩六十後遇事輒詠略不知難其五
古有漢樂府音節而不諳聲律又雜用方言里語德規之
曰兄詩筆近古但所作皆口頭詩書之紙上恐乖風雅架
上有古詩及唐宋人集可讀也兄取而覽之數日語德曰
此非苦唞不得吾老矣安能攢眉自愁勉效風雅吾自作
吾口頭詩不願書之紙上也其坦率不事修飾類如此老
來朱顏鶴髮腰腳尤健日行邨隍間聞某邨賽神演劇雖

相室自三集 卷二
遠在十里外輒徒步往手不拄杖人方羨其矍鑠而遽以
微病不起年六十有九子慎輿丙子舉人環縣訓導慎坊
幼孫巍峒峙道光某年月日葬斑竹園新阡胞弟德志而
銘其墓銘曰

言不能苟貌不能假翬翬我兄人稱長者飲吾以醕蒼吾
以春此腹何貯惟有天眞弟病而羸兄老而壯人之望之
香山圖上不有遊者研田孰治不有居者門戶孰持惟弟
與兄如驂之靳命則相依天胡不憇自茲以往獨行覓覓
豈無親愛孰如我兄

陳孺人墓志

嗚呼自吾兄卒兄子慎與婦李氏繼歿歷三年於茲余館青門與館鄂長子慎莊官京師諸子孫長者從余幼者從與家無三尺童令婦人持門戶其中齒最長勤勞最多洞悉吾家事者惟兄副室陳氏孺人今孺人又歿矣葬有日余不忍不爲之志爰述其崖略礪石而章之以示我後人孺人姓陳氏長安趙孝廉家婢年十七歸吾兄文泉時吾嫂郝恭人病臥牀蓐三年矣孺人侍疾謹凡子婦不能爲者悉爲之逮事吾母趙太恭人母治家嚴諸婦奉令承教

莫敢違迕孺人步趨其閒了不異人戊子母棄薨癸巳余妻王恭人卒甲午李歿余命興莊輩母事孺人以莊婦趙爲之佐後來者余妾曾氏次子慎臯婦丁氏與妾閻氏俱從之學習焉孺人性褊急稍不合輒形於色少頃則和好如故故內外無怨言生子慎坊女遲女有小過輒扃戶搥之恐人救也余隔窗語曰兒女小何苦乃爾孺人曰兒女小易教若俟其長成輕責則拒重責則逃吾雖欲搥之其可得乎興子巍峴峙女大柔莊子對女小柔巍已冠大柔及笄餘皆幼稚余問峴峙等曰汝之庶祖母待汝輩與汝

坊叔孰優皆曰坊叔懶讀書庶祖母憎之有餠餅果蔬輒先食吾輩而後食坊叔少則不與雖乞之不得曰渠呼汝爲季父汝當讓之又問小柔曰若所著衣履誰製之曰庶祖母及母巨問孰製最多曰庶祖母製者多家之事無大無小趙必請於孺人孺人必咨於趙勞則爭之飲食則推讓之子女則互乳之丁閭諸人從其後如驂之靳余覘之謂與曰婦人和吾無憂矣有爲遲女議婚者所議皆邑大姓孺人不允余勸之曰嫁女非娶婦比壻家豐衣食業詩書足矣佗何求焉孺人曰女幼姑緩之房師吳蔗鄉先生

清白吏也年七十餘牧鄜州子亞農去年卒託孤於余孤方九歲頗慧余將以遲女女之不敢決商之孺人孺人曰主人以爲可則可矣何商焉余曰吾師貧且老家無置錫地設一旦捐館孤幼弱無以爲養若不慮寒餓乎孺人曰寒餓命也命惡可逃乎且吾聞吳氏孤非寒餓中人公其速許之遂成婚孺人歸吾家十九年猶衣青衣余在青門間孺人病久不愈製天青衣一襲寄歸密戒家人若病危當以此衣之家人藏不密孺人見之詫曰吾子未成立吾不應衣此今主人遽以遺我我其不瘳乎越數日卒年三

十有五時道光丁酉八月十七日十二月十八日與長姪媳李同葬澗里新阡余并志之自甲午至今余作墓志凡十餘篇而吾家用其四嗚呼何吾家之不幸也歟

兒子婦李氏墓志

聞諸鄉人云路家世有健婦高曾以上不可得而詳先祖妣韓太恭人農家女也健於操作恆以一人了數人事雞鳴入廚下爲數十人炊夜紡績不以篝火有斷處則拈而續之先大夫兄弟姊妹四人齒俱幼深秋猶著單衣先伯祖某君願謂韓太恭人曰兒女有寒色可裝棉矣應曰諾

次日晨起先大夫兄弟姊妹各著新棉衣袴簇簇而出舉家見而驚之問其故乃一夕所爲趨而視廚下則晨炊熟矣衆皆歎服吾母郝趙兩太恭人暨吾嫂郝恭人竝以賢勞稱事載各墓志中長姪媳李氏者縣西小麥屯上舍諱應庚女歸吾胞姪丙子舉人環縣訓導慎輿甫入門卽嫻女紅趙太恭人及郝恭人教以一切不數年給數以敏卓然健婦遇事吐咤立辦有韓太恭人風而尤酷似吾嫂惟性少和泰好與人競辨人不能屈退則竊竊議之處諸姑伯姊妯娌間亦不免違言余與兄申儆再三又令輿密誠

而未能卽悛也心竊憂之戊子趙太恭人棄薨余與兄議以閩內事半委之兄適室陳孺人及余長子慎莊婦趙氏分理其半媳所理獨井井有條癸巳余室人王恭人卒乃以閩內事全委之命陳趙受頤使焉余每歸必徧問家人曰冢婦何如皆曰變矣凡事任其難者而以易者委吾儕不自以爲功且慰勞之偶不當意亦勸誠而已不復揶揄也余察之知衆言不妄喜甚甲午六月兄文泉卒卜於十月十六日與王恭人柩同日舉葬事遠近賓客會葬者內外凡數百人媳總理諸務終夜輟寢葬事竣數日育一男

竟以產難卒時十月二十二日嬰兒亦殤嗚呼慟矣能補
過者君子也丈夫且難況婦人乎吾方以家事委媳而天
遽斂其齡不亦惜哉余友教四方恆終歲不歸子姪四孫
六仕者仕讀者讀男子三尺以上無一人家居所恃以持
門戶者惟幾輩婦人百今陳孺人卒余妾曾氏先半年歿
新納妾馮氏及余少子慎臯婦丁氏與妾閻氏率婉婉聽
從而銳敏不足諸子孫未娶者所聘皆富貴家女不任勞
勤自今以往健婦恐不可復得莊新入翰林趙氏爲命婦
又爲諸婦長儻習於安逸漸染驕奢不事家人生產織紉

煩猶悉委諸人布縷酒漿餅餌之屬悉鬻之於市主婦怠則諸婦怠僕媪傭保無一不怠先世勤儉之風將自茲而變吾研田所入勢不能給田荒室露何以爲家甚者祖宗忌日缺奠獻墳墓缺拜掃戚族缺存問令節缺餽遺其貧乏者缺周恤嫁娶喪葬之事缺慶弔賓客至缺禮貌使神恫於上人怨於下索逋者歟於庭構蠹者同於戶吾叔姪父子祖孫雖欲戮力一心各事其事其可得乎書以牝雞喻婦人惡其鳴也周易則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取其健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牝馬不行亦惟家之索吁可懼也

安得勤敏如媳善補過如媳者爲吾心腹指臂哉媳卒時年四十有二子三魏庠生恒峙俱幼女一字守備蕭士傑子伯潛今與陳孺人同卜葬澗里新阡時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巳時也

嫂強太安人墓志銘

嫂氏強從兒水田元配也事吾世父三十餘年惟謹相吾仲兄惟順處側室陶氏惟和世父諱元翰先君同祖兄同時入庠從兄諱泂從九品職銜例封武略騎尉卒二十八年矣嫂例封安人生於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卒

於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壽八十有三子三長慎
圻原名天申嘉慶戊辰科武舉任陝甘提塘次天相出爲
堂叔祖心山君後次天秀孫三嶽嶠天相出峩慎圻出嫂
卒之明年九月初一日慎圻歿年六十有三今於道光二
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安厝嫂柩於鎮南新阡甲山庚向慎
圻附焉銘曰

翼翼世父一門餘慶九十康疆濟南伏勝執爨者誰婦諳
倉性美不居功勞不言病觥觥仲兄任俠名盛排難師魯
通賓慕鄭嫂也佐之婉婉以聽尊不愁空瓶無使馨兄有

副室中年媒娉嫂也宜之秉心無競樛木葛藟小星月映如樂之和律呂斯應伯子得官咳蘭入詠仲季能齎禮循溫清上壽既登諸福亦併嗟哉愼圻不永其命毋墮未開子舍先暝男方就傅妻仍遺孕債臺屹屹錢無吳鄧勤儉弗崇塵將生甑南邨之南山明水瑩靈輻相隨佳城蚤定吾銘吾嫂告諸子姓欲慰母心勉修家政

張韋廬廣文墓銘

華胡取乎梅潔也幹胡貴乎竹節也天畀之而爲心兮人之傑也苜蓿雖貧入於口而悅也青甕雖冷勝因人而熱

也偕行藏於淑儷兮生也同心歿同穴也柳下季之墓兮
郭有道之碣也陰秋柏以蔥鬱兮戒樵牧其勿折也

王藎臣墓銘

儒而賈取先與賈而儒行爲模若弟若子同堂讀書一日
不讀父兄曰吁豈惟弟與子百里猶一廬城南清渭繚如
帶就中何處分漆沮君之家風有如此前水後水相瀾瀾
尺布之謠安忍聽茲墳峩然渭之涘

宋縉庵墓銘

溶溶泮水遲采其芹采胡以遲不忍忘其親黃黃狐裘匪

木
三
一
二
三
溫一身易爲緡錙施數十百人卒使嫠婦不餒貧子不貧
啞而行乞者口不能言而銜君之恩善恐人知人莫不聞
獨惜其薰然慈仁而老於一巾粲粲門子尙其行若考之
志以福爾民

張珠亭墓銘

君子曰終含笑而逝其終也前知其生也不翫以愒虛緣
葆真閱八十二歲入焉而人不覺者其德之薰耶爲焉而
不自鳴者其職之勤耶不見賞於拙目而特爲哲匠所珍
審其鎔鑄經史而爲文耶雖緣慳於一第竇再躋於國

賓豐壤既卜松柏恆春家訓十則貽於子孫自茲以往其
聰聽而書諸紳

詩人莊錦湘墓銘

繳繳然而密翩翩然而疾懷五色筆而老於記室其生也
何劬其卒也何孤有執紼之賓友無號咷之妻孥嗚呼莊
叟今其栩栩與其遽遽與其偃然寢於室廬日月爲璧星
辰爲珠下無蟻上無烏安子之居

增廣生趙桓升墓銘

汝之文鮮於綺汝之命薄於紙稟秀靈而生遭軼軻而死

於虜趙氏何爲而生此子

蕭儀庭墓銘

家胡樂乎富身胡樂乎壽樂而不憂惟德之厚衆人給君君不以心鬪上天福君君迺以身受葛天氏之民與華胥國之人與有笑語而無怒嗔兮扇和氣於一門兮雖秋冬其猶春兮一家富而百家不貧兮君身雖逝君德存兮攬宰樹之青青以蔥鬱兮畱餘蔭於賢子孫兮

石工仇漱石墓銘

好名者多百無一傳仇君之名仇君自鐫我執毛錐與鍊

錐等君之鍊筆柔於毛穎書家之心口不能喻君捉刀時
心與之遇神鋒內藏天倪外露題名在碑幾千百處上指
公卿下友韋布千金到手一揮而去我病且羸君年未暮
孰韓孰柳好丹非素孰歐孰虞賤雞愛鷺龔石而雕非君
孰與何圖今日乃銘君墓

歲貢生張孟永墓銘

孟永不永獨清獨醒讀古人書不與今人居雖家人亦疏
有鶴之傲無竹之虛其心則儒其行則迂其身則孤既孤
其身復傲其齒踽踽焉以死於廩此臨安太守膠州刺史

鄉賢誠齋君之子

別峰禪師塔銘

并序

禪師名際桂號別峰南宗臨濟三十六世法孫也俗姓王氏長安人童身不壞苦空自持博觀內典通幽洞微與之談或端立解有禪餘詩一卷余敘而梓之初爲行腳僧名山寶剎屢迹幾徧後卓錫金勝寺參珉辨礫禪徒日增將退院先期葺梵宇餘皆黜聖之藏經於匱登麥於園別法朋徑入清華山草屨一雙蒲團一箇山深寺僻塵蹤罕通晦迹埋名歷十有三載遽棄恆幹言歸西天僧臘八十有

六閭師將入山時丈室窗外連夕聞鬼哭聲師向空喝曰
我恣不佳爾形已離何悲何戀學兒女爲言訖哭聲頓止
師處無生之鄉著離塵之服開塞緣障脩然往來樂壽哀
天者惡乎測之旣營方墳將嵌貞石珠網奚用銀函匪珍
舊史氏路德爲之銘曰

寶積神鐙達摩革履釋家所云欺人語百如如我師梵行
誰擬意樹剔根心蓮敷藥視茲百骸糠粃糟滓不知悅生
豈其畏死生也若行死也若止昔在崇仁儻函試啟人得
其皮師得其髓座對寶朋門羅弟子遙指南山吾老於此

不挂一絲飄然去矣坐禪對虎說法驅鬼廚有香積室有
法喜清暉乍殂眾生安企爰建浮圖雜植松梓上有危岑
白石齒齒下有幽壑泉齧其趾千齡之後此塏亦圯地有
滄桑法無成毀智證不火性海非水

守眞和尚塏銘

墨龍蝸蟻南來力猛怪石虎蹲出沒榛梗蓮界中開禪鏡
炯炯臨濟法孫於茲習靜費石鐫破臥雲衣冷生前布施
與恆沙等化爲虛空無極永永昔陪講座石泉茶鼎今禮
寒山千花塏頂茲塏非塏潭心月影獅山非山象嶺非嶺

生若云夢滅豈爲醒不有醒時安識夢境生如日出滅如日
日暝暮暮朝朝何悲何幸茫茫大千喧厯馳騁慧眼觀之
古今俄頃花雨倏飛沍雷又警我銘茲塋忽然深省茲塋
茲銘一齊可省

墓表

徐節婦杭氏墓表

墓之有表也非表墓也墓中之人影徂久矣揚逝者之芳
烈以媿勵生人使之昭末景汎餘光而轉移澆俗往牒所
稱若夷皓諸賢峻節清風皜然不滓世所稱大丈夫者視

是矣婦人何獨不然哉婦人者父舅母姑而君其夫夫死不佗適臣道也代養舅姑子道也舅姑既歿慎行其身得正而斃俾百行無玷三綱不渝有司舉之 朝廷旌之鄉國化之且將隆以俎豆尸而祝之矧夫茹荼食蓼簪蒿杖藜懷清弗渝堅如金石顧使潛德弗彰彤徽永闕其奚以模範人倫昭示來者咸甯徐節婦姓杭氏父崇德嘗官縣尉能詩其女亦能詩母氏曹嫺姆教精女紅其女亦嫺姆教精女紅年十九歸處士徐枚三年而寡無子女以舅姑在堂不果殉盡撤嫁時衣物奉諸舅姑而獨守空房面壁

彈淚出戶則鋤其色舅姑歿力營窀穸苦十指爲糧粒資
晚年邁目疾不能事鍼滌生計益絀恆一日一食或數日
不會瀕於死者數矣鄉鄰遺錢米者非其人不受親串迎
請就會者皆不往誦書詠詩秉禮守義困窘以終年近八
十蓄有息存室陞豪知安康縣馬君允剛梓之咸甯孟君
元泰長安白君觀醵金續梓之知咸甯縣羅君定約繚垣
於墓而碣之選詩刻石嵌壁間二邑士大夫復捐金建坊
工將告成致書於鯁生請爲表墓之文余羸老矣文字頽
唐懼不足以揚貞懿而諸君子之請不敢違節婦之行不

忍沒用是澡雪精神洗研滌筆而爲之表余友教四方日
與從遊諸子以孝悌貞廉相勸勉或以爲正或以爲迂或
以爲信或以爲誕余未遑自白也及聞節婦之行讀節婦
之詩不禁靜歛默慕幸余疇昔之言非迂非誕何也人之
規爲性情而已性情邪正趣操而已趣操不端性情不定
則文士逸於頑鈍趣操端性情定則婦人健於丈夫節婦
之歸於徐也翕聚不久俄而凋零俄而孤子常貧非病病
復侵之篝鐙無膏土牀不火漏屋雨注破窗風鳴荒雞四
鄰呀嚶徹曙起而理椎髻掃空庭甌塵火封廚煙不起饋

貧之糧既不可待欲呼庚癸應者其誰百目失其聽聞陸
步防其傾跌壯夫不可以一日將不勝忿疾智士當之不
久而呢瞽慄斯突梯滑稽惟榮利之是趨而節婦顛顛辛
勤忍性居之歷五十餘載蓋其純白在心不受塵壒萬物
無不賤也其所寶者獨存百骸六臟舉可捐也所慎守者
必無失約其體伸其志雖困而安匪爵而貴固已營蒯紈
綺沙礫珠璣死生不足以渴成何寒餓之是恤顏其室曰
息存者匪獨未亾人之稱其卽柏舟詩人所云之死靡慙
者與今觀其詩若自傷自敘自嘲折花怨奈何嗟砥節礪

行有百折不回之志佗如雪天孤雁霜夜寒雀秋蜨蓼蟲
諸篇自抒懷抱怨憤不形是亦陶嬰之黃鵠王氏之孤燕
韓憑妻之烏鵲也亦將謂之迂且誕哉雖其聲貌未廣格
律或疏準以風雅不無可議而性情之溫粹趣操之卓越
晉可於篇什得之風詩冠以二南大抵婦人女子之所作
也生長閨閣之中非有唱和之朋江山之助且其人未必
深於學問而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者定爲樂章用諸鄉
國宣聖面牆之訓尤諄諄於其子纓綏之與巾幗豈有異
教也哉節婦之歿有年矣拱木蔓草樵蘇利之紙錢麥飯

來者幾人表墓之碑殆不可缺非獨宣壺則也國冠方領之儒軒車大馬之客或罄施爛然而不足於孝悌貞廉者出此途式此墓庶幾知媿勵哉

王仲九墓表

君諱殿卿字仲九余門下士協一尊人也李孺人其嫡母也協一從余遊兩親既合葬矣捧行狀請爲表墓之文余病弗敢應協一曰請緩之閱年餘乃敘次其事而爲之表按狀君生六歲而孤讀書輒曉大義稍長學屬文援筆立就時有驚人語師異之有肆事在河州司事者僨事貲大

虧且負債纍纍君乃捐書業買往來於涇陽大荔間解紛
剔弊數年而逋者償虧者補退而家居事母張太孺人孝
供弟殿相讀十餘年心力俱瘁戚族鄉黨之貧者喪助衣
棺病助藥餽婚嫁者助器用財賄以室家託者尤加意矜
恤歲饑再賑鄉里賈於商因賑商又兼賑商洛城工橋工
河隄工 夫子廟工皆捐貲助理不少吝而自奉則如
賔人有疑其嗇者君曰天生財以資人用非縱人奢靡也
善用之千萬金不爲多不善用之雖錙銖亦爲暴殄吾不
爲不急之務將畱吾力以有待也豈甘效守錢虜哉立家

塾課協一讀謂之曰吾讀書非門外漢幼失怙終鮮兄弟
值肆事毀敗懼墮先人業不得已而輟讀吾悔焉今汝復
無兄弟吾老且病設一旦不諱汝亦不能讀矣協一聞斯
言也淚涔涔下下帷奮志遂入邑庠未一年君病不起越
二年李孺人卒孺人未嫁時母馬孺人病扶持惟謹闔內
事悉代屏當健婦不如也及歸姑張太孺人性嚴峻於子
婦少所許可獨亟稱孺人連舉丈夫子不育勸君置側室
楊氏生協一甫離襁抱孺人卽自育之偶疾輒數夜不寢
比就傅每夜必俟其歸而後寢忘其爲異腹子也協一之

負笈宏道也孺人實命之其教協一也與君同其以儉約持家不爲不急之務也又與君同於處賢矣吾關中民俗漸失古樸一壽一喪巨富糜金數萬次亦數千設以此建義學置義田治道路完隄防恤貧憐孤修廢舉墜爲生者延福爲歿者垂令名其爲功德也當何如乃以有用之財擲之無何有之鄉耗中人數十家之產以壯數日之觀瞻過時觀之所鋪張者悉化爲烏有而莫之悟也尤可哀者車馬服飾博塞倡優而外有一物焉來自外洋賺吾白鏹東南海關歲出幾千萬億自來伐性殘形淫心蕩產未有

酷於此者富家子弟沈溺其中俾畫作夜父兄弗能糾官
吏弗能禁反使狡寇趨利犯我海疆殺掠三年騷動萬餘
里朝廷勞師糜帑宵旰弗康問誰階之厲哉使爲父兄
者盡如君之淡泊更有賢內助如孺人者誰復以毒人之
藥越海求售用以挽頽俗復醇風而杜禍源匪獨一身一
家之計也是可表已其葬法及生卒年月詳載行述中不
具贅

箴銘

行止坐臥箴

書中之理在於我心心不參想理境昏昏心能參想理境
深深者匪深道在淺近智者不察愚者不問不問不察
安能辨認認得一分說得一分認得的確說得清真到說
破時人人明白悔之晚矣胡不早得得而勿失月累日積
積累日多聰明白益清矯之文至此方有舍理求貌徒增
其醜

求人箴

學莫先於立志志不堅則力不果力不果則事不成
成志何以不堅俗慮擾之也爰取經傳之意衍之

爲箴用以自砭兼以訓士要而言之仍不出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二語旨

苦爾身役爾神棄爾之所有事而求之人求之富人乎富
人息迹休影善謝親賓高門之外猛犬狺狺爾曾不得叩
其閭求之貴人乎貴人睢睢盱盱居高養尊使爾目不得
仰眉不得伸使爾神恹形茹口嚳嚳而足逡巡眊眊者天
遐燾無垠靡影不照靡聲不聞其爲性情也喜貞直怒淫
昏忌駟詐佑真純尙慈儉憎貪瞋從之者亨違之者屯可
以拔抑塞起墮螭使沈淪者昌熾而昌熾者沈淪人與爾

遠天與爾親其守爾也審其鑒爾也真爾胡爲乎舍康莊
而踐荆榛爾胡爲乎辭清淨而蒙垢塵爾何憂乎窮極爾
何傷乎鬱湮爾仰而視氤氳氤氳爾退而處爾心可捫自
所至暮田晦而晨爾日日與之對越曾不耗爾爵酒之灌
與瓣香之焚曾不屈爾膝搖爾脣呼喻之間已景附而響
轆爾無問詹尹爾無召靈氛爾何求哉求爾天君

咸陽關帝廟鐘銘

渾穹式奠方輿無垠莖韶代奏元音載振我鑄茲鐘人祇
嚮庶以警羣善以和神聽神之來思廣樂鏘鏘非窳非擻

憑宮迺商緬維茲邑渭水鏡清昔歌辟雍於彼周京茲設
麋業陳於帝庭允文允武於赫厥聲颺颺虩虩
匪迹蒲牢一鳴空中礚礚匪霜斯降匪風斯激佑我烝民
永永無極

觀水軒銘

并序

余館姻家顏所居曰觀水軒客問曰軒固無水子
奚觀焉余曰如客之言余幾不得水矣余有熱疾
非水莫能療曩客乾陽終年不得水而吾時時觀
之豈世所謂水哉萬物皆水也無動不變無時不

移文人之心似之俛仰動靜間作如是觀可矣但以水論門外有溪深不及尺廣不及尋過之者蔑如也晉不遇以目而遇以神時而見爲江河時而見爲湖海時而見爲匡廬之瀑布呂梁之懸流如是以觀大水可也小水可也無水亦可也奚必臨碕岸坐蓬窗而後見水哉客曰善乃爲銘曰

水哉水哉盍往觀乎巨而爲川細而爲渠騰而爲雨瀦而爲湖風日不爾損埃壙不爾污無積也故有餘可觴可鑑可盤可盃羌不可留而居噫歛歛惟我與爾有是夫

歧麥銘

有序

海鹽徐公尹我邑之五年庚子夏四月望城大寨
金家莊澇店寨凡四堡先後以兩歧麥獻咸歸美
我侯我侯懼其惑也投簡於德令謨銘辭以牖氓
庶爰製七百二十言敬述侯意俾我民咸知焉其

辭曰

雍州之士寶稱上腴矧惟我邑山水之區終南爲屏清渭
爲帶澗泉野泉縱橫灌溉竹林果園菜畦藥圃芑芑黠黠
下不見土何植不蕃何稼不繁佗邦旱槁我獨厭飡地處

偏隅罕通車馬稅薄徭輕民嬉於野樂極而志漸失敦龐
嘉種一變乃莠乃稂喜怒相疑骨肉相戰赴義則怯興訟
則健於虐我邑曩稱純悶胡今之人鮮克親遜魴魴我侯
下車之初周覽氓俗坐衙而吁利孔無開弊根斯斲平理
清讞陶化染學氣調時豫嘉祥遂呈麥秋式稔兩穰同莖
西鄉之農采掇入報南鄉東鄉絡繹來告僉曰茲瑞昔出
漁陽今惟我侯仁風載翔我侯之清冰心霜情視彼緡鑑
如過蠹螽我侯之剛鑑無塵止辨甲知乙望表測裏我侯
公直生枯弱強不信人言茹柔吐剛昔之學廬淪於沙水

今更爽塏高齋對峙昔之倉粟半出民贖今也糶賤我民
不知恩煦信乎是生嘉穀非民之力惟侯之福侯曰噫嘻
此非其時爾言可喜我聞滋疑凡諸福物必由人與人無
其實雖瑞弗徵孰富而仁兼陌連阡一夫貨殖百家蕩然
貧者妒富守分爲難不償彼債反訟之官一鄉之內惱其
比鄰一門之內縱尋斧斤錐刀是爭婚媾爲寇雨覆雲翻
昨揖今鬪矧惟我士弗事披驗章縫在體商賈其心吾訓
吾民於茲五歲革面雖多洗心則未吾爲民懼懼天降灾
今之瑞麥胡爲乎來或者天心後罰先賞教訓未嫻且豐

其蒼譬如父母生有驕兒鞭笞弗忍姑爲含飴人能悔悟
歲將屢豐胡不自反貪天之功我聞上瑞實惟豐年縱無
歧麥籜車已填藟疏粒稀但生雙穗是爲災荒惡可言瑞
邪蒿不正罪豈在蒿仙桃益壽功豈在桃今日之麥無乃
類是官弗敢居爾民胡喜民以爲瑞官亦曰諾上下相蒙
妖孽斯作爾仁爾考奚必靈椿爾慰爾母奚勞樹護兄弟
同炊華萼相傍戚族無爭木柯交讓物瑞人瑞孰重孰輕
勉矣吾民無慕其名大哉侯言一洗萬古鯁生聞之鼓歌
以舞愚者昏昏遇災弗省智者惺惺見瑞而警警我維何

無側無頗孝弟力田并爲一科無莠我言荆棘其行無茅
我心荏葦其性自茲以往勉爲善良弗良弗善轉福爲殃
我製斯銘維侯之命鏤諸貞石戶視家聽

周尺墨銘

今之墨古之尺用其長守其黑
著書成量才得分與寸吾安惜
是尺是墨乃磨乃量爾墨日以短爾才日以長
五寸墨周尺樣典文章秦漢上

布袴銘

夏著袴麤白布毋絲毋締

馬鞍銘

勿登高登高君馬勞勿行遠遠行何日返

唾壺銘

飲而醉寒而欬汝與吾日夜對惡忍擊汝碎

帚銘

掃我牀拂我牖惟爾有功無咎室中無塵胸中有垢如何我心乃不如帚

祭文

祭先慈趙太恭人文

維道光八年冬十月某某朔越祭日某某不孝男朝德謹
以香楮庶饘之儀致祭於母親太恭人之柩前而哭曰嗚
呼自嘉慶乙亥十月吾父棄養迄今十有四年男等朝夕
依戀所恃以出入顧復不至如窮人無歸者賴有吾母在
百今則已矣卽欲聞警歎服勤勞受督責亦不可得矣無
父何怙無母何恃今男等永爲無父無母之人矣嗚呼痛
哉吾母生於外祖揭陽任所幼秉淑姿長嫻姆教外祖解
組歸田爲吾母相攸無取豪門貴族惟慎選吉士歷久不

得母年及笄猶未許字及見吾父所作文藝卽訂婚姻時
吾父雖已應選拔舉孝廉而家固業農內外服樸素食粗
糲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吾母由宦門驟歸田舍井臼箕帚
炊爨煩擱諸務躬親晨夕況瘁未嘗告勞若忘其爲舊家
碩女也者論者以爲難且是時吾父及四叔父同胞二人
與嫡堂兄弟大伯父二伯父五叔父六叔父同居安雅堂
伯叔五人娣姒五人上有白髮下羅羣從地狹人衆室少
空虛吾母委曲盡善尊卑得幼閒無忤色無閒言論者以
爲難及乾隆己亥因生齒日繁析簪分爨移居蒲編堂惟

時大父健在吾父館三原四叔父居闕闕謀生計大父性好潔疾穢濁服會起居落落與人寡合吾母先意承志凡晨餐夕膳奉槃爓湯務得堂上歡心吾父訓導成縣未一年而大父卒吾母經營喪葬式禮莫愆論者以爲難及大父服闋父任朝邑教諭未終任而四叔父四嬸母相繼卒無子嗣遺有四五兩妹以幼弟澤爲叔父後撫慰兩妹教以女紅區處備極周詳及長料理婚嫁匱具加豐五妹適杜氏貧宦無貲飭粥不繼母加意周濟歷二十餘年不倦更爲五妹之女擇匹偶制嫁衣今結褵有日矣五妹之子

讀書未克卒業令學爲賈不至荒廢失所比昨病革時呼朝德受遺屬猶諄諄以五妹爲託所以憐恤之者無不至至彌留時而此心猶炯然不昧也論者以爲難母年十七歸吾家男朝生母郝太恭人遺三女一男朝甫七歲長姊年與母埒大妹二妹均甫離襁褓吾母鞠育恩勤委曲周摯長姊遭痼疾展轉牀褥間半年而歿母檢點藥餌扶持調護辛苦備嘗教育兩妹由髫鬢至婚嫁恩慈不可殫述二妹適何氏衣食粗足不幸早世大妹適王氏家中落母親與五妹同今兩甥一務農一服賈皆能成立溫飽有

資朝娶婦郝氏年甫十五幼弱無所能吾母養之如女訓
之如兒自織紝組紃以及腥臊膾蕪酒漿菹醢之屬皆令
學習越數年學成始克服勤母初不以服勤有人而稍自
卽安也與子婦偕操作勞勤如常比朝年壯入邑庠連舉
子女而母撫朝仍如孩提時不知其爲異腹也者論者以
爲難至外戚郝趙兩家外祖母太夫人皆吾母繼母母奉
侍惟謹與生母無異而於母舅手足之親尤敦篤懇摯有
加無已雖丈夫之處兄弟閒不能若也兩家中表兄弟母
一視同仁略無畛域其他同宗戚屬及鄰里鄉黨雖疏必

雖遠不棄而於貧者老者弱者孤寡不能自存者尤必
加之以溫卹接之以謙沖及吾母之卒也數日來親戚男
女來者絡繹不絕哭泣盡哀豈作而致其情哉蓋吾母深
仁厚德所以感孚而淪浹之者匪伊朝夕矣今諸子婦孫
婦皆萬萬不及自茲以往竊恐貧乏親戚蹤迹漸疏嗚呼
痛哉母所育凡三男四女長成者惟男德及第三姊第六
妹三人而已三姊所適非耦中道殂謝姊夫行止狂悖屢
嬰慈懷六妹剛達賢孝爲吾母鍾愛婿亦樸實純謹不幸
於今年八月病逝吾母於久病之際復爲哀情所傷病遂

因之不起德幼蒙吾母教養內慈外嚴飲食衣履及出入
居遊不得自擇便安故德長於官署而未染豪華習氣專
志讀書幸有成立然德雖早叨科第而數奇不偶仕宦迤
邐甫廁館職旋改郎曹俯仰隨人未得一抒所學及吾父
年近八旬步履不便乞假還鄉侍養未及一年而吾父遽
爾見背僅就硯田所入勉營祭葬未得豐腆服闋入都供
職儼直 樞庭疊奉 覃恩請有五品四品 封典
吾母迎養在京仰見聰強無恙神叨弗衰竊幸期頤可致
德稍展烏私乃京宦清貧加以米珠薪桂居大不易酬應

紛繁度支屢匱俾吾母有左支右絀之苦無養尊處優之樂反不如農賈之家生計粗足孝養洗腆有樂無憂吾父母之撫子也其劬勞憂慮百倍於佗人之爲父母者而德之事吾父母也其奉養承歡反遜於佗人之爲人子者是吾父母終身受子之累而未嘗一日食子之報也不孝之罪尙可追哉嗚呼痛哉且吾母在京僅半載有餘而德遽患目疾纏綿沈痼兩年弗瘳吾母晝夜憂懼寢食不安自道光壬午回籍調理又越五六年始漸就痊可乃目疾甫減而脾胃復病展轉二載俾吾母以桑榆晚景憂患相仍

加以晝夜焦勞事繁食少以致精神漸衰中氣虛耗數年
來老態病容頓異從前德又館穀佗鄉不獲常依膝下自
八月旋里見母病勢支離私心危懼不敢遠離猶以母後
天較厚竊冀徐徐調理可以漸痊其奈醫藥罔效飲啖日
減男朝德等一籌莫展祈禱無靈竟於本月二十一日辰
時溘逝嗚呼痛哉吾母之疾因憂勞而致吾母之憂勞因
男等而致憂端不一而惟此憂子疾之心尤固結而不可
解匪獨憂子疾諸孫有疾男等曾不介意而吾母憂之孫
之子有疾孫等曾不介意而吾母又憂之男等不能揚名

顯親養志愉親反重貽親以憂不孝之罪尙可逭哉嗚呼
痛哉自茲以往男等惟有恪遵遺命慎守此身教訓孫曾
寬以濟嚴俾其立品讀書免貽羞辱以求仰慰吾親在天
之靈於萬一若夫育抱之德昊天罔極蓼莪之詩已痛哭
而言之沉涓埃未報如男等者尙可以爲人哉尙可以爲
子哉從此有生之日皆隱恨之年矣茲當首七特迓里儒
敬陳哀悃伏惟尙饗

先慈趙太恭人祝主文

惟道光十年歲次庚寅冬十一月乙卯朔越告日庚申不

孝男朝德謹告於吾母太恭人之神主前曰竊維禮緣情以制神依人而行葬之爲言藏形歸於土祭則在其上靈降於庭將奉祀於宗祠必告題於木主惟是禮沿繁縟俗尙鋪張人不問其親疏賓但延夫貴顯雖光榮之可借豈形氣之相依男等詳繹禮文潛思禮意必愜閭閻見精誠積於胸中斯壹志凝神靈爽依於腕下匪達官之是貴惟至戚之堪憑茲屆靈辰特延舅氏謹於懸棺之際虔修題主之儀舉筆通靈連枝同氣含毫在口本呼吸之相通想像於心更音容之不隔丹砂一點俎豆千秋雖蒙變禮之

嫌庶合貴親之義敢告

祭文泉伯兄文

嗚呼兄捐弟等而逝四閱月矣成服後弟客青門六日前始旋里營葬計兄生前與弟睽違之日或遠隔千里或遲至數年視此更爲契闊而心懷迴乎不同者彼爲生離今乃死別人生到此尙何言哉弟髫髻以前不甚記憶七齡後諸事厯厯在目吾兄弟隨嚴親任居直隸十載歸陝後肄業關中書院者四載應京兆試者一應禮闈試者二皆兄與弟偕弟官京師兄猶入都視弟畱半載始歸弟邁目

疾兄聞之日夜憂傷甚於己疾弟乞假歸家友教四方兄
主持門戶俾弟無內顧憂讀書課徒而外佗事不與聞得
以專心調養漸就全痊皆兄一人之力也人之稱兄弟者
比以手足若吾兄弟正如十指相依握拳伸掌交相爲用
而不可相無今一旦亾其巨擘病何如之痛何如之且慎
輿年逾四十八試春官不第屈志冷官又當僻地欲進不
得欲退不可猝嬰大故倍益迤邐慎莊亦兩試南宮連遭
黜落皐巍齒近弱冠未見成立坊岨以下尙皆幼穉坊未
聘婦遲女亦未字人凡此皆兄所懸念而未能釋然者嗚

呼弟思之矣大凡科名之蚤暮仕宦之升沈天也非人也
人品之邪正學業之淺深人也非天也天不可知而人事
必當自盡盡其所可知者於人而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其
亦庶乎有得而鮮失矣至於男婚女嫁首重家教次選書
香門第不必過拘勢利概置勿論雖有後悔蓋亦微矣惟
是吾兄弟姊妹同胞九人或早年夭折或中道殂謝伯姊
又於三年前辭世而吾兄年未古稀遽捐館舍所餘者惟
第一人慘淡淒涼彤影相弔出遊在外止有賓朋偶爾還
家惟諸子婦卽令康彊壽考加以富貴獨行覓覓亦終鮮

生人之樂況復沈痾未愈坎壈纏身人非金石何以堪此
此亦後死者之不幸也惟望兄冥冥中默佑弟身呵護兒
孫俾生者無意外之虞庶九京可以稍慰茲卜於望後一
日敬奉靈輶安厝於斑竹園新塋塋爲兄生前所卜因穴
土不深用三合土爲甃砌壘成洞第連日督工尙屬鞏固
用妥靈爽庶幾永安

祭室人王恭人文

嗚呼恭人葬有日矣自恭人之卒迄於今歷十有九月余
假館佗鄉偶歸家出入閭闔孑然一身淒涼之況口不能

言夏間又遭伯兄之變悲哀之未忘又重傷之家運之屯也我生之不辰也五角六張夫何至於此極惟恭人之德如髮之細如絲之柔如櫛之密如淵水之靜如石礪冰雪之清冷而不滓相余三十載不斲於見功而惟恐有咎與余心不盡相合而助余良多當時或不覺事後乃知之余中年邁疾弗克置身通顯爲恭人榮與余同苦而弗獲其甘與余均勞而弗享其安余有惡焉早歲歸余中道棄余不與余同歸余有慟焉余年四十有九恭人四十有七余髮黝白而恭人鬢髮青青余已成翁而恭人一舉一動宛

然處子後余而生竟先余而死余又滋懼焉恭人母家不幸而中落余雖貧且病而目擊其形念婚姻之故外舅外姑之恩實不忍負心貽恭人戚恭人子若婦及恭人孫養育之教導之責在余身余不忍弛擔貽恭人悲恭人既蓋棺余往南山下偕堪輿相地形擬耐恭人於趙太恭人之墓側以石穴深厚鑿之恐傷穴外數尺又莫避風水不得已別擇善地得兆域於勒馬邨之西南前後突起左右彎環允符形家言爰合方李二家地七畝有奇爲恭人墓田鑿土見石石下得土土下復見石石下復得土土色如金

黃切之如截肪握之如搏埴是曰吉壤爲恭人室余拔淚
製文摹恭人小心揚恭人懿則不取鋪張蕪於擴實老友
張君爲恭人篆額門生李剛經爲恭人書石慎選良工是
鐫是刻藏之壙中拓本三百俾世世子孫無忘恭人德其
佗蛟螭之碑羊虎之石華表之樹松門之植余力弗贍俟
之異日自茲以往恭人之靈爽永式憑於茲土以默相余
身係艾我子孫

丁雲崖先生祝主文

書刊名而仁淒然似秋燠然似春矜全者吾不知其幾于

百人天之報之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於虜君之精爽當
爲明神君之家範永垂後昆豈惟後昆蓋將分賢人之吉
曜以照我六姻

張芥航河帥祝主文

降嶽而生騎箕而升英靈不沫此焉式憑子孫繩繩乃簪
乃纓不足爲公榮名宦鄉賢載嘗載烝不足爲公馨公所
憾者謀不用而河不平瓠子之歌公不忍聽改河一疏藏
於史宬疇其用之康我編氓使馮夷順軌支祁弗敢攖崇
祠峩峩河水清公雖逝矣公志成往來河上乘雲軒俛視

大笑斟霞觥
高歌一曲羣仙賡